

## 日本的发展心理学简介

李文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日本的发展心理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蓬勃发展起来的。它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和教育实际紧密地结合而兴起的，另一个则是紧紧地追随美国的研究。

在介绍发展心理学之前，想从几个方面先简单谈一下日本儿童的问题。

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视儿童教育的国家，从明治维新开始，一百多年来一直狠抓教育。现在小学和初中全部施行义务教育制。盲、聋、哑小学、中学在1956年已达到了全部施行义务教育的阶段。1979年智力落后儿童的养护学校教育也变成义务教育。这样，日本对6—15岁儿童就全面实行了义务教育。发展心理学的发展也适应于教育设施，教育制度而有所变化。

日本儿童的健康和运动能力也随社会生活环境的变迁表现着增进或减退。据日本近二十多年来的统计资料，日本儿童的体格从1900年到1980年的八十年间有显著的增强。就身长而言，6岁儿童的平均身高增长9厘米，12岁儿童提高的幅度较大，约为16厘米，18岁青年的平均身长增长了10厘米多。同样，体重也相应地增加着，如12岁儿童的平均体重约提高近12千克。在这八十年间的1940年到1950年，由于侵略战争和战败后的贫穷和混乱而严重地影响了儿童的发育，这段期间孩子们的平均身高和体重几乎倒退到二十世纪初的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儿童体格变化的速度和程度比战前更大，这和他们的饮食改善和营养摄入量有密切关系。

这种条件的改善也给儿童发育带来问题。比如，患肥胖症的儿童数量不断增多。1970年到1980年的十年中，约增加一倍，其中10岁到12岁尤为突出。11岁孩子中，肥胖症占8%左右。这是由于营养摄取过剩和运动量不足的结果。从运动方面而言，日本儿童的弹跳力、悬垂力和持久力等运动机能都有所减弱。他们身体的发育和运动能力的发展有失去平衡的趋向。另外，儿童的近视率也随年龄而加多。1950年前后各年龄儿童的近视率差不多都在10%左右。现在小学生中，近视者20%，初中生占40%，而高中生则高达55%。仅1975年以后的几年，就增加了15%左右。这多半与收看电视的频率大量提高以及升学竞争加剧，入学的低年龄倾向有关。

这些健康和运动方面的发展趋向与问题都同日本经济高度发达，急剧都市化的生活环境，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生活条件迅速提高以及传播工具泛滥等生活环境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另外，日本儿童犯罪率也在不断增加着，主要表现在暴力活动，特别是校内暴力和家庭暴力增多；罪行的低年龄化倾向，女子犯法，触法者越来越多以及游戏型的，恶作剧式的盗窃占最大量等。还有，由于发育加速，第二性征成熟提前，出现了生理成熟和心理发

展的不平衡造成了思春期儿童性方面的大量问题。这些都已成为日本的较大的社会问题。

日本的儿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根基不深,历史也不悠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心理学主要是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发展相联系,所以当时儿童心理学不受重视,直到1945年这方面的专家也是很少的,研究工作极其薄弱。这种情况对日本发展心理学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963年左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儿童心理学才逐渐发展起来。战后的十年,即1945年到1955年日本的心理学是不景气的。战争中断了研究,心理学的水平比起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有很大差距。于是,当时的日本心理学者积极地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更确切地说,是全面转到向美国心理学学习。发展心理学也不例外。

另外,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中,改革日本的教育制度是它的重要策略之一。在这一改革过程中,教育战线向心理学提出大量的研究课题,所以当时的儿童心理学家们与其说是埋头于心理学的研究,莫如说是更热心于教育方法和教育运动。所以日本的发展心理学是和教育实践紧密结合,在应用中发展起来的,至今日本的发展心理学一直属教育心理学的范畴。

战后,日本儿童的教养成为突出的问题。青少年犯罪和触犯法律者剧增。日本人战前的那套信仰受到重大冲击,思想状态极度混乱,家长们对自己教育孩子的信念也发生动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要求心理学予以帮助。这些也是推动发展心理学研究的因素。

下面从几个方面介绍日本发展心理学战后三十多年来的研究动向。

### 1. 发展心理学的论文数量

按《日本心理学的动向》,《儿童心理学的发展》和日本心理学会第47届年会资料,日本发展心理学论文的发表情况为图1和图2所示。日本心理学会上发表的发展心理学论文,在1947年至1960年期间一直居第三位。其间1950年以前发展心理学研究论文次于心理测定和教育研究,1951年到1960年期间变化到次于教育及缺陷儿和临床研究。到六十年代变成仅次于缺陷和临床,占据第二位。在七十年代就上升为第一位,1981年稍有所下降,特殊教育急剧增加,但1983年又占首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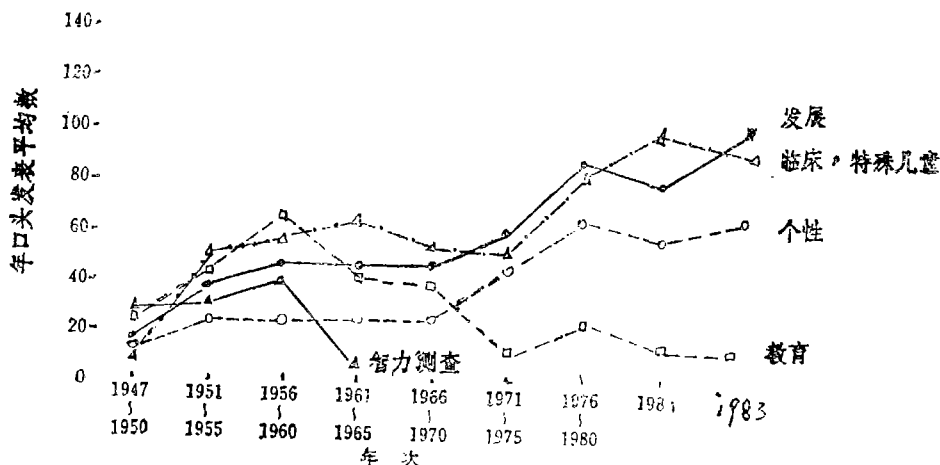


图1 日本心理学会教育心理部分口头发表论文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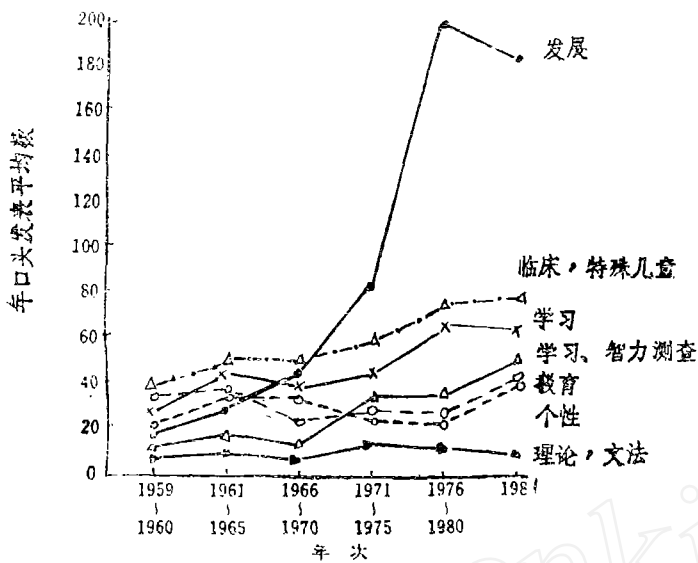


图 2 日本教育心理学会各部门口头发表论文数量  
发表的论文在过去的二十到三十年中,一直在增加着,1975年以后增加得更为显著。

## 2. 研究对象的改变

就过去二、三十年来研究对象总的情况而言,对幼儿的研究明显的多于其它年龄阶段。其次是儿童、青年、乳儿和成人。但就各时期的相对比率看,以幼儿和乳儿为中心的研究逐年增加,而对儿童和青年的研究有逐渐减少的倾向。在五十年代研究儿童最多,到六十年代研究的重心就被乳幼儿取代。以成人为对象的研究很少。七十年代末期对老年人问题的研究发展很快,多集中于老人的福利和社会问题。日本人的平均寿命,男为76.8岁,女为79.5岁,社会上老年人的比率在增加,由于小家庭制度的普遍化,老人孤独问题日益严重,今后老人课题的研究更加兴旺。乳儿,婴儿亲子关系的研究近年来有增加的倾向,研究内容也与过去有所不同。以前多集中于养育态度和教养活动的调查、分析,现在较多的是生态学的研究,对母子交往活动的直接观察以及交往过程的纵向研究。

以1981年为例,这一年日本心理学会和日本教育心理学会两个会议所发表的发展心理学论文中,按被试者的年龄阶段区分,日本心理学会在发展心理论文中乳儿占23.73%,幼儿接近30%,小学儿童大约为17%,初中被试约8%,高中学生不到5%,大学生的数量在小学和初中生之间,占13%,老年被试不足3.5%。教育心理学会论文中发展部分的被试稍有不同。幼儿仍居首位,继之依次为大学生,小学生,乳儿,初中生和高中生。大学生被试的比例之所以高一些,是因为这部分研究中个性的形成和发展等课题的份量较多,数年来基本上保持在20%以上。

## 3. 研究领域的变化情况

近二、三十年来,日本发展心理学各领域的研究,个性的研究一直居首位,始终约占发展心理学的40%左右。主要研究内容为个性结构、机能、个性发展,测查和评价等,也包括有亲子关系,个性作用和智能的有关研究。继个性之后较多的研究便是认知(包括思维),语言,知觉活动和身体。认知,思维是六十年代最兴旺,皮亚杰式的认知研究占有相当的地位。1970年皮亚杰访问日本之后,又一次掀起皮亚杰式研究的热潮。关于语言

日本教育心理学会分为七个领域,即理论,方法,个性,教育和社会,心理测量,学习,特殊教育和临床发展。从1959年到1965年,发展部分的论文数一直据第五位,在1966年至1970年间上升到第二位。1971年以后发展心理学的论文发表数量急剧增加,不但一直占居第一位,且遥遥领先。1976年到1980年期间比第二位的临床和特殊教育高出一倍多。1981年虽稍有减少,仍居压倒其他各领域的优势。说明发展方面

方面的研究一直有增加的趋向。其研究内容,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几乎以语言机能的发展为全部目标,近年来则转为以语言和其它机能的关系为主进行研究。这种倾向的出现,也与研究设备的开发有关。如录象机,录音机和音频电源波形分析器等研究仪器的使用,也是语言研究多方面发展的因素之一。

#### 4. 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日本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与其它国家一样,也是实验法占主导地位,大约有半数的研究是采用实验法。其次是调查法和观察法,再其次是个案法,跨文化研究和理论研究。研究方法多年来的变化趋势是,实验法不断增多,观察法也逐年增加,调查法则逐渐减少。实验法的增加,是与乳儿研究有关的。过去对乳儿几乎不采用实验法,后来对适合于幼儿的实验研究的年龄下移,逐渐扩展到乳儿被试。另一个原因就是皮亚杰式的认知发展的实验研究和有关的教学实验的展开。所以六十年代日本发展心理学中的实验法旺盛起来。观察法的增加原因之一是亲子关系的生态学研究的扩大。8mm电影和录相机等观察仪器的发展,也是观察法增多的原因之一。

对乳儿的研究大多是语言和行为活动采用观察法;对幼儿的研究有一半以上是用实验法研究认知和语言的发展;在发展方面研究青年,大体集中在个性的研究上,广泛运用调查的方法。这种研究占64%左右;对儿童期孩子的研究主要是认知和个性,约各占25%,采用的是实验法和调查法。

据近年日本心理学年会,日本教育心理学总会和日本保育大会的学术讲演和专题讨论,可以看出,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主流是(1)关于认知发展问题,(2)关于特殊儿童的发展和教育问题,(3)知能,言语机能的发展问题。比如,关于认知机能的发生,发展的研究被公认值得注意的是梅津八三为首的知觉机能发生的研究。这是从生活指导和训练入手对多种症状的重覆缺陷儿感知觉恢复的追踪研究。所提供的资料在世界上也是值得称说的。在日本对发掘认知机能发生的研究,对推动特殊儿童的教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此为起点,认知机能的形式和崩溃过程的研究开展起来。在视知觉方面,先天盲儿施行医疗措施后,视觉的形成过程,形状视觉,两眼机能和丘体视觉的形成过程及其基本条件的研究已积累重要资料。语言发展方面,对患有机能和器质性障碍,使用文字语言和有声语言以及姿势表达等有困难的儿童进行了记号——指示内容之间关系认识形成的训练研究。通过儿童的反应情况,知觉、认知机能的改变过程以及语言活动的获得过程,特别是知觉的探索活动,图形辨别和物体认知形成和发展,揭示了特殊儿童知觉、认知、语言的发生和发展特点,在特殊儿童的缓慢发展过程中显示出正常儿童发展过程中不易发现的规律。

日本学者在八十年代初回顾七十年代所走过的道路,总结当时的成果,展望八十年代的动向时提出,通过各种现象发现发展心理学研究的三个主流,那就是:

1、发展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将在实质上结合起来,认知发展心理学在这种结合的基地上会得到显著的发展。

2、重视对孩子周围的种种现实条件和情况的研究。这就是所谓生态学研究,这里主要指乳儿的亲子关系的研究。

3、探查儿童的活生生的生活状况。主要通过孩子的生活,在他们和其他人的交往中来研究孩子的发展。

同时日本的心理学者也指出,日本的发展心理学通过几个方面的研究活动向着教育和

临床接近。这突出反映在思惟和创造性研究上,反映在个别差异和性别差异的研究中,也反映在发展障碍和儿童临床心理学的迅速发展方面。

关于思惟和创造的发展是当前教育实际对心理学提出强烈要求的课题之一,其理由是:(1)在教育现代化的潮流中,为了精选教材,改革教材的结构就必须掌握孩子们的思惟特点;(2)所谓发现学习与假设验证学习是为了诱发孩子们的学习动机,使孩子们动脑学习;(3)为了开发人的知能和创造性等多种能力,要求进行测查有关能力与发展分化程度的研究。这些都期待着思惟理论的研究和教育现场活动的基础理论研究。

有关个别差异和性别差异也是教育界所提出的课题之一。个别差异是与恰当的评价儿童的基础有关的心理学研究。在对个别差异关心的同时,对性别差异的研究也是日本受重视的课题。近年来日本妇女解放运动有较明显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男女合制度下接受教育的人们现已成为壮年,他们在社会上的妇女解放运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他们以社会改革中男女所发挥的作用问题为中心,关于幼儿对性别的理解,志向和性别作用的选择等进行多方面研究。

儿童临床心理学和缺陷儿的发展和教育问题,在过去的五、六年以来显示出很可观的发展。在发展领域的研究中,在研究的发展趋势方面都居相当的位置。在研究论文和出版刊物中也占一定的分量。这方面的研究情势与美国也有所不同。

日本的教育发展和社会福利现状,要求重视这批儿童,把他们纳入人的发展权利和享受教育的权利的范畴予以对待,同时社会生活也提供了对他们予以特殊福利待遇的条件。另一方面,日本儿童教育的发展,在1979年达到了对缺陷儿全面施行义务教育的阶段。全日本有近二十万小学和初中适龄缺陷儿,除2000余名经政府批准可以免除或缓教育以外,全部收入到各类学校中。这势必向心理学界提出大量的研究课题。除通常的病因学和分类学研究以外,从科学上研究对他们进行教育指导的有效方法,从理论上探查发展规律等等都成为面临的重要题目。同时通过对异常儿童的研究解决正常儿童的发展问题也受到应有的重视。

目前,日本的儿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虽然表现出上述的与社会实际接近的趋向,但是仍存在着难以解决的脱离现实等问题。主要问题是追随美国所致。日本的很多研究,多年来一直沿着美国研究的脉络进行。许多研究者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有人甚至说日本的心理学是美国心理学的分支。一些研究项目是追随美国的研究,对不熟悉有关文献的人来说,很难理解这些研究的目的和方法是否妥当。另外,近来的研究组分化、精密化,抽象化的情况增多,他们搬用来的概念,用语和方法往往不能被人理解……。由于长期追随美国,势必产生脱离本国实际的现象,从而使研究缺乏本国民族的特色。

对这个问题,日本心理学界有各种看法,一部分老科学家一直呼吁要有本国独特的心理学,也有许多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不满现状。

1969年日本各大学发生了“大学问题”,学生封锁了学校,占领了教室,扣压教授,提出大学生的权利和学生自治问题。从几所主要大学开始很快波及全国各大学,被称为“学园纷争”。后由警察进驻学校,学潮平息下来。这次学潮,对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动向似乎有所变化。如注重了幼儿的创造性研究和有关创造能力的测查,推动幼儿教育施行义务制的活动也有加强。以大学纷争为契机用谈话法对学生进行临床法的研究受到了新的重视等。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变化并非与学潮无关。心理学队伍中一直存在着对本国心理学状况

不满意而企图寻找新的方向的现象。为此，他们长期处于苦闷和徘徊的状态。这次学潮和其后的动向可以说是他们内心一直发酵着的问题意识某种程度的表面化和行动化。

日本心理学界长期追随美国引起一部分人的不满。近年来在日本社会上出现一股所谓日本回归的予兆。这些人要求重新衡量日本民族的长处。这股潮流也影响到心理学界。儿童心理学界提出，对孩子的教育不能继续忽视日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了。一种表现是要求在介绍外国的研究和著作时，必须提出在日本儿童的场合应该是如何的。另一种表现是要求在研究儿童的方法论上进行检查。即研究工作使用的方法能否揭露日本儿童的本质特点。以跨文化研究为例，这类研究首要的是以什么观点进行比较。即使目的是为了解本国人，如果在研究上依附于我国人的立场和观点，实际上就改变了出发点，从方法论上就抽去了日本人的质的特点。例如，日本总理府青少年总部公布的一份调查，题目是父母希望孩子具备哪些品质。做法是列举出了如基本生活习惯，责任感，有礼貌，重视金钱等物，有创造性，情绪稳定、公正，有互助心等十三个项目请母亲按自己的意愿圈定。调查结果，在美国所在的项目都有69%以上的母亲选出，而在日本都只有2项为70%的母亲圈出，其中有6项被圈定的人数都不足50%。据此，日本学者提出的质问是，这项调查项目，对日本来说，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为根据确是的呢？人们不了解。按此结果，就等于让日本的母亲按照美国母亲认为是重要的项目来规定日本孩子的品质评定乃至作为教育孩子的标准。这是不合逻辑的。象这样的所谓国际比较和调查，实质上不是日本和外国比较、而是以美国和诸外国比较作为目的的。诸如此类的研究内容往往是与日本儿童的实际状况无关。因此对日本儿童也是无意义的，甚至反而歪曲孩子。本来日本儿童缺乏有关内容是无妨的，但一经这样比较研究，就会发生指责日本儿童不如美国儿童的弱点的倾向，从而造成压力和不安的危害性。

一位在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儿童心理学家曾说过“对外国进行简单的追随，把我国的研究成果普遍化和一般化，至少在发展研究中是很少有意义的，有时甚至是有害的”。在谈到以同样方法进行跨文化研究时说“实验操作上采用相同方法，这在形式上是一致的，但在心理学上不一定是等值的”。

这种所谓日本回归，在心理学界虽仅是一种萌芽，但它是针对研究活动长期追随美国而提出的，是要求结合本国实际创建具有日本特色的发展心理学的动向。

总之，日本儿童的发展和日本儿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所走过的道路和动向对我国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